

<<漫女生3>>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漫女生3>>

13位ISBN编号：9787534424526

10位ISBN编号：7534424526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江苏美术出版社

作者：饶雪漫

页数：2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漫女生3>>

前言

可不可以抱抱你如果我说我以前在梦里写过小说，不晓得你信不信。
其实现在的梦里我也常常写，区别是以前醒来我记得住那些文字，现在醒来，我头脑里面一片空白。
人如果承认自己老，简直是世界上最悲凉的事。
所以我抵死也不会承认，我对自己说，我只是和以前爱好不同而已。
以前我爱记，现在我不爱记。
谎言说过一千遍以后，就会变成真理。
我把一个可爱的小谎言努力变成一个真理后，就再也不会老去。
听起来傻，可是对我至关重要。
你若要问为什么，我反正不想告诉你。
本月最难忘的，是在甘肃金昌海选时的一个女生的眼神，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那眼神充满意味，始终追随着我。
从来没有一个女生这样子看过我，害得我签售的时候都心神不宁。
一切结束后我走出书店大门准备上车，她从后面追上来，犹豫很久，终于说出口：“姐姐，可不可以抱抱你？”
我上前一步拥抱着她。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在我耳边说了两个字：“谢谢。”
我没有问她为何跟我说这两个字，那是一个注定很俗且自恋的问题。
于是我只是微笑，然后放开她，转身上车，在车上长久地沉默。
在这里，我想把同样的一声“谢谢”回传给那个不知名的女生。
我想说，相互的给予让我们都知道存在的意义。
本月北京的漫女生“图书秀”，是我们的杂志第一次登上公众的舞台，来了很多的朋友捧场，现场的节奏稍有些混乱，但我们每个人依然喜气洋洋心情亢奋，要知道，等杂志可以按期出版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
所以，我不得不很俗气地说：这是我们的纪念日，是漫女生们共同的纪念日。
人生可以有很多的纪念目，我们相聚，离别；我们清醒，糊涂；我们依赖，憎恨；我们期待，绝望，但我们都还活着，无论醒时梦中，自当好好珍惜。
所以，本月我想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在你有空的时候，不妨找一个自己最在乎的人，问问他：“可不可以抱抱你？”
我们离不开彼此，这简直是一定的。

饶雪漫

<<漫女生3>>

内容概要

《公元2007年，离殇。

》，《我亲爱的猪，请你试着仰望天空》《年少》的《追忆》里，是我在望着你。

《微雪》的记忆，陈述我们失去的岁月。

唱诵《消失季节的歌》，我不会忘记你。

不会失去你，不会遗落你。

“微雷·沙漏番外”，我们坐在这里，“追忆”“公元2007之离殇”，“追忆”那些“疯狂小事”，“追忆”“年少”时的那些冲动与美好，曾经，“一场美丽的走失”，“我亲爱的猪，请你试着去仰望星空”，你会发现另一片美妙的天空！

《漫女生》是国内著名“青春文学掌门人”女作家饶雪漫创办并主编的少女青春MOOK杂志书。

它与卡漫风格少女幻想杂志风格截然不同。

它最先提出了青春影像的概念，并坚持这种一贯的青春靓丽风格。

它把电影拍摄在纸张上与青春小说为伴侣配以或忧伤或明朗或优美的文字，把我们带入那少年时光的悸动。

<<漫女生3>>

作者简介

饶雪漫，自由作家，生于1972年。

1994年毕业于四川自贡师专中文系，职业DJ。

曾担任江苏《少年文艺》编辑，现在镇江人民广播电台节目部担任主持人，“花衣裳”网页版主，十四岁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小说100多万字，连续七年获江苏《少年文艺》“好作品”奖，其作品在网上人气也很旺。

已出版书籍《飞越青春的鸟儿》、《蔷薇醒了茉莉笑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可以跳舞的鱼》、《眉飞色舞》、《QQ兄妹》以及网络爱情小说集《冰淇淋恋爱了》等书。

偶尔涉足成人文学，代表作为《调频》被数百家网站收录。

已出版作品50余部，作品语言优美、故事动人、风格多变，享有“文字女巫”之称。

代表作有《小妖的金色城堡》、《校服的裙摆》、《左耳》、《沙漏》等等，并主编少女杂志书《漫Girl》及《雪漫》。

作品多次登上全国各地（含港台地区）畅销书排行榜，小说《天天天蓝》在日本出版。

她的文笔独特，写有“青春爱情系列”“青春疗伤系列”“青春疼痛系列”等等系列作品。

<<漫女生3>>

书籍目录

主编月记 文漫·电影 未央歌漫COVER 丸子·专业模特的非专业访谈漫blog漫·专栏 环玥专栏 方悄悄专栏 秦猫猫专栏 蒋雅楠专栏 顾天蓝专栏漫·小说 微雷·沙漏番外 针鱼 疯狂小事 我亲爱的猪, 请你试着去仰望星空 一场美丽的走失 公元2007之离殇 追忆 睡美人 年少 绘本流年 漫动作 漫SOS 漫·时尚 漫·搜藏 漫歪歪 漫·涂鸦 漫迷会征稿与授权

<<漫女生3>>

章节摘录

插图：漫·小说疯狂小事夏瑞，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十八岁，我们同岁，刚入大学。

你是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我是录音系。

这是个致命的组合，如果没有你们演奏的音乐，我们就无法录制，无法收音，这证明了我们只能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去刻录你们的纯粹声音，永远追随你们的脚步，从专业上来看是这样，从爱情上来看也是。

宜妍毫无疑问是我们整个学院里最美丽的女孩子，她的美丽从她入校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得到公认，她的到来让钢琴系的一切都变得风云突起，追她的男孩无数，自夏瑞跟她火速在一起之后，她的名气就更加呼风唤雨。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离开你的时候，我二十二岁。

在这万古人间的四月天，我离开了家。

上飞机的时候，我头痛欲裂，没有看我的父母，尽管我知道过海关的时候妈妈哭了，但我不能回头。

我要下定决心改变自己，我知道这改变将沁入我出国后的所有年月，我要重新开始，学着独立面对自己，面对一切我认为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对你爱她，你爱宜妍这铁骨何铮铮的事实。

可我那么在意你是否幸福这件事。

我害怕你的琴声里陡然间失去那种“大爱”的感觉，我那么地怕，我知道“沧桑”是一个很不好的词，并且沾上了就永远甩不掉。

飞机飞越北冰洋的时候，我凑近窗子去看，四月的海洋飘浮着大块的浮冰，很像是蓝天白云的组合，感觉好像真的离水面很近，然后我就迷糊地睡着了，脚下踏着巨大的寒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觉那么地寒冷，也许是因为我又一次梦到了她，宜妍，她那长睫毛的眼睛看着我……那一天，我们再见面，或许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在门口站了好久，推开门的时候，思绪却还没回来，我总觉得这个画面好熟悉，突然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心里想的却是：他要见我了，终于要见我了。

都说分手后的恋人是不应该再相见的，可这个世界不该让“应该”这个词主宰，人总是有折磨自己的理由。

女人都爱跟自己纠结，特别是单身女子。

“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爱上她了……”“真的爱吗？”

你们认识了多久……”“不知道，但是是真的。”

”这段对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使我轻易就陷入了极度的懊悔中。

那天你走了以后还是克制不住哭了，睡醒了我站在镜子前认认真真的看着自己，素颜的脸，因为熬夜而形成的有些明显的眼袋怎么也消不掉，单眼皮。

很多时候我都是这个样子，普普通通。

仍旧没有爱情，哪怕总是不忘提醒自己那些事情早就过去了。

可在这猝不及防的时刻，我却陷入了不安的状态无法自拔。

“雨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祁周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祁周是我的死党。

他以前是作曲系的学生。

我父亲挚友的儿子。

一个爱诗如命的文学青年，他总觉得自己应该活在魏晋时期，崇拜稽康，古代诗人大多是画家书法家，难得稽康也是一个抚琴者于是就变成了他的偶像。

于是他就摆出一幅竹林风骨的架势，安禅制毒龙的神态。

文学青年祁周听说我要出国之后，把欧洲的大好河山都憧憬了一遍，还非要学着古人的样子，把“莱茵河”说成“莱茵川”，“多瑙河”说成“多瑙江”……“我知道。”

<<漫女生3>>

” “离开这儿一段时间吧，去另一个地方散散心。

” 祁周给我建议。

是的，我走了。

我再不走真的要疯了。

你能靠回忆活命吗？

回忆吃得饱还是穿得暖？

比较起来，读书真是太容易了，只要愿意温习，一定拿到高分，感情却不然，突如其来就会变心。

付出多少也比不过。

十分耕耘，都没有一分收获。

这么坚强，这么豁达，这么好，还是输，也不知为着什么。

到底为什么？

离开这里吧，别去想。

PartB 平湖秋月的幽灵 { 宜妍 } 在这充满生命力的天气里，我坐在琴凳上，一遍一遍弹那一首已经烂熟于心的曲子，《平湖秋月》，这也是夏瑞最喜欢的钢琴曲。

我每一次弹，眼前总会浮现傍晚的湖水，夕阳倒映在水里，那种红色很是扎眼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庆祝的时候总喜欢用红色，夏瑞演奏会的舞台就铺着大红色的地毯。

我一直认为红色是属于离别的，是属于惨痛的，是流出的鲜血，是不可挽留的疼痛，我害怕那种红色，树叶被离别的人群轻轻摘下，夹在笔记本里渗出淡绿的颜色，那种绿色似乎也是象征着离别的，像轻柔的风把每一个临行的人眼里的波澜吹皱，那种绿色是没有生命力的，仿佛一离开爱情就会死掉，我害怕这样的红色和绿色，还有每一次都会感觉越来越握不住的爱情。

夏瑞推开琴房那扇柚木造的门，那扇门很重，很沉，隔音效果非常棒，门关上，琴房里就一整片的安静。

“你在啊？”

” “嗯，我今天没课就来了。”

” “嗯，还有三个星期独奏会就要开了。”

” 夏瑞说，他轻轻打开钢琴的盖子，坐在琴凳上把刚打印好的钢琴谱摆好，立刻就直起了腰板，放松肩膀，手腕抬高，这个熟悉的姿势已经变成了夏瑞生活里的条件反射一般，也是每个学琴的孩子早已养成的惯性。

记得以前祁周就常常抱怨他玩劲舞团摁键盘的手势还像在台上演奏一样，对，没错。

“惯性”这个词代表着生活中的习以为常，就像是我们都习惯了这样一座风大沙大的城市就是不想再离开，习惯一种口味的咖啡就不会轻易改变，习惯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来琴房练琴无论天气多糟都会来，习惯听杰伦的歌，ipod里就全部都是……这些天说的话格外少，演奏会紧张的气氛很折磨人，我知道，那是夏瑞的梦想。

这一次，他端坐在琴凳上，没有如同往常一样立刻开始演奏。

他出神地看着正午阳光从琴房的窗口照进来，细细的浮尘在璀璨的日光下上下飞舞着。

有目标的人更喜欢冥想，就要开毕业独奏会了，这是大学四年的梦想，那天会是怎么样的？

习惯了对梦想怀抱憧憬一切，于是当梦即将实现却叫人有些不自然。

“我今天想一个人静一静……” “嗯，我下午还要上课，我也得先走了。”

” 我说，收拾书包离开。

我没课，不想打扰你。

都是弹过琴的人，我知道突然渴望安静的那种感觉。

夏瑞啊，还记得第一次听你演奏《平湖秋月》，学院举行的元旦晚会，那天下着淅沥的小雨，我躲在后台的控制室里隔着小窗子看见舞台上的你，你坐在三角钢琴前面，穿着黑色的西装，那一刻你的形象光芒万丈，你在台上弹《平湖秋月》，中途你突然凑近话筒说了一句：“这首曲子弹给想听到的人听。”

”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钢琴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琴声就是生老病死的对话，送来新的希望。

我看不清你的脸，距离太过于遥远，事实上我们之间总是有距离的。

<<漫女生3>>

尽管我从不怀疑你爱我，我从不怀疑你不会离开我。

可我知道，你有心事。

也许确切地说心与心之间总是会有距离的，这是人类的悲剧。

你不是那么浅显易懂的人，我那么地真切感觉这曲子背后蕴含着悲剧，你有心事。

你总说，回首过去，你唯一能记起的，竟然只是那一个一个的瞬间，老师不厌其烦纠正弹琴姿势的一个个瞬间，“注意手臂的姿势，大臂自然下垂……”，小时候被母亲逼着一整天握着鸡蛋后忍不住哭鼻子的瞬间，第一次踏进音乐院校门的激动万分的瞬间，第一次坐在琴房里弹琴的自豪的瞬间，第一次出国演出时在台上谢幕的那个瞬间，第一次跟哥们儿在街头喝得烂醉的瞬间……你说上大学的每一天，每个人都喜欢咋呼咋呼地说话，浑身都是激情唯恐天下不乱，每天都恨不得可以睡到太阳高挂，而现在即将毕业了念了研究生反而变得刻苦了，每天都会坐在琴房里呆到很晚，安安静静地坐在里面想着大学的所有事情，总觉得一切都美好得不得了，谁也不想离开学校，不想离开这个难得的安乐窝。

还有……你开始回忆了，我怎么没有发现你原来是个如此恋旧的人，还有什么呢？

我问你。

你的话就此打住了，不再往下说，好几次，我都觉得你内心里压抑了许久的东西就要喷薄而出了，但是你还是压着，那会是什么，是你说不尽的那些对我的爱么，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堂而皇之的这么幻想，但我知道不是，一定不是。

别傻了。

“手怎么了？”

“我指着问。”

“被小刀划了……”夏瑞耸肩膀说，一脸不在乎，“一道小口子……”我的心却因此而立刻绷了起来，一整个早晨都坐立不安，下课了就急匆匆来琴房过来看他，我掰开他不愿让我看的手，喃喃地斥责：“怎么这么不小心，吓死人了！”

“夏瑞把手抽回来，”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削梨弄的又不严重。

“你啊……”你永远不知道我的心情，“你知道么，常说弹琴的人一定要格外爱护自己的手，笔是文人手里的一杆枪，手是演奏者的枪。

笔坏了可以丢掉，但手是唯一的，不能换的，你知道么？”

“嗯，我知道的。”

“他回答。”

我很生气。

我甚至觉得夏瑞其实是爱我的，只不过他不敢尝试，我谈过两次恋爱，两次都是胡闹，却是第一次如此依恋一个男生，我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他不敢爱我。

然后他就只能定定看着我，用创可贴把他的手指包起来，我尽可能细致地把这件事做好，我知道他看着我，注视着我，我多么盼望他能体会到我对他的深情。

他是个非常刻板的人，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爱你夏瑞。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还在想对不起雨晴么，又或者是别的，请告诉我，如果可以。

{夏瑞}“我可以进来吗？”

“柚木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宜妍。

“门没锁呢。”

“夏瑞说，宜妍吃力地推开门探头进来，大眼睛眨巴眨巴，“你看我给你带来的什么？”

“她扬了扬手里的琴谱，“我昨天晚上听了好几十遍自己扒下来的呢。”

“是……《她的睫毛》？”

“我很疑惑，宜妍立即点头，微笑着说，“你前两天说想在独奏会上弹这首歌，我猜你肯定没时间去找谱子，网上也没有，我只好自己弄了，和弦部分是我个人独特见解。”

“谢谢。”

“很感动，看着她的因为熬夜造成的黑眼圈，拉着她的手，宜妍的手指同样细长。”

<<漫女生3>>

“没什么啊，”宜妍凑过来说，她尽情展露着她的开朗和活泼，也许跟她在一起时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我必须承认这一点。

“坐过去，我给你弹一遍看看有没有扒错的。”

“宜妍把手放在琴键上，长睫毛的眼睛闪了一下，”弹错了不许笑噢。

“宜妍开始演奏了，一直注视着她，她的双眼皮大眼睛真的很漂亮，又长又浓的眼睫毛让她整个眼睛看起来毛绒绒的。”

“她的睫毛弯的嘴角无预警的对我笑没有预兆出乎预料竟然先对我示好她的睫毛弯的嘴角用眼神对我拍照我戒不掉她的微笑洋溢幸福的味道有些事没办法教……”她一边弹一边轻轻地哼着这首歌，眼皮低垂看着黑白琴键，细长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舞飞扬，钢琴伴奏和着这美好的歌词，不知道为什么宜妍的琴声永远都带着一丝忧伤，是透进骨子里的一丝忧伤，就连弹奏快乐的曲子也依然如此，弹完一遍后宜妍抬起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我。

“干吗那么出神？”

“不想说话，就想安静看着你。”

“宜妍说，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爱你夏瑞，你毕业了还会回来这个琴房吗？我真怕你离开我。”

“当然会。”

“那一刻琴房里的一切声音都安静了下来。”

她又突然问了一句：“夏瑞，如果说音乐应该用生命演奏的，那爱呢？”

“爱？”

没想到她会突然这么问。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与爱抗衡的东西就是时间，时间是爱的一个容器。”

最初时间总是追不上爱膨胀的速度，爱情晃晃悠悠，溢得满满的。

然后时间分秒不停地变大，爱随之成正比增加。

“这段话，这段话好熟悉，似乎在哪儿听过。”

忘了。

没错，时间的力量如此强大。

你永远无法忘记一个人，更不会无法重新爱上一个人。

所谓的宿命论不过是无稽之谈罢了。

所以，所以只能不断的告诫自己，那个叫林安的女孩只是杳无音讯的一个梦罢了，那个梦像大调的夜曲一样，哀伤，寂寞，遥远，漫长...林安.....我的秘密林安.....宜妍你会怪我吗，其实我常常想起她，她埋藏在我内心深处，她像我少年时代做过的所有梦一样不真实，我忘不了她，虽然我从未对周围的人提起过她的名字，自从我离她远去我再也不曾见过她任何一面。

就连雨晴都不知道。

这难道就是童年时光给生活给回忆带来的惯性吗？

还是命运不怀好意的玩笑？

PartC 海员一样的爱情 { 雨晴 } 我的父亲，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系主任，音乐学院的钢琴系的封教授。

他在每一个我生命的重要时刻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我总是依靠他的力量去摆脱一些尴尬的状态，换言之，我喜欢利用我的父亲。

就像是现在，我对所有人说父亲逼我出国，他逼我去意大利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进修，我无奈又颓废地说我是多么地不舍得离开北京，多么地不舍得离开大家，可事实上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我自己要去的。

我要离开你！

我知道我终于有一天会平静，但我无法让自己主动平静，那么，就让我走吧。

面对困境，人总是习惯逃离环境，而后沾沾自喜，但总会有一天他会发现自己无处可逃。

小的时候我讨厌学校，我也想逃，功课那么难，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旷课六天，那六天的时间我每天背着书包出门去，你们知道，我永远只是住在这个音乐学院里的一个小孩，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院子

<<漫女生3>>

里奔跑，摔跤，坐在号楼前面的草坪前大哭大闹或是破涕为笑，我的一切都在这里发生。我在这个地方念了附幼，附小，附中，我每天沿着同样的路线行进，出门，乘电梯从四层下，出门右拐是我的小学，左拐是我的中学，日子就是这么乏味的，我闭上眼睛都能走回家，日子是那么安全的，那么波澜不惊的。

甚至是我在学校里跟那个女生在连廊里斗嘴的事情都会在半天之内传到我妈妈的耳朵里。我厌恶这样的日子。

那六天的时间我终于彻底地逃离了学校，我在街上游荡，蹲在路边看烤红薯的人舔着口水数钱，站在天桥卖首饰的藏民身边偶尔偷偷伸出小手摸一摸那些漂亮得一塌糊涂的银饰，我漫无目的乘公车，我看着一对对的情侣在夜幕之下拥吻然后互相牵着对方的手带着一脸柔情蜜意回家，那一刻我迫切地想有一个男人能带我逃走。

可我还是被父亲从天桥下找了回来，那时候我想，我要是失踪了该多好啊，谁也找不到我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总是喜欢对母亲说，我的梦想是开一家买香烟的店，我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变得叛逆一些。在我的店里必须要有各国的香烟，男士的女士的，薄荷的，雪茄的，精装的，平装的，贵得一塌糊涂的，便宜得你甚至不想要的，这就是我的理想，我要做一个比金镶玉还要风情万种的老板娘，坐在精致的柜台后面用涂着黑色指甲油的右手夹着一根香烟，看着来往的人群，吐出烟雾，然后看着那些烟雾在空气里交媾，旋转，湮灭……没出息的死丫头。

妈妈就会这样教训我。

是的，我从来就是这么没出息的死丫头，就连爱你这件事也是，我知道你不爱我，可我却舍不得离开你，这个世界给了我太多，于是在爱情上我无法得到恩惠。

那六天之后，我再次乖乖地回到学校里。

因为我即将高考了，我无法不去面对高考这件事，虽然我憎恨我的那个班主任，尽管我知道她现在老得已经不行了但我还是无法原谅她。

但那时我还是渺小的，我不得不听她的话乖乖去考试，考艺术类，如果我去参加普招我的教授父亲颜面一定会很难看。

录音系是父亲替我选的，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个鼎鼎有名的钢琴家，但我对音乐并不是那么擅长，我没有你“顽强”，小时候我坐在琴凳上的第三天我就开始用彩笔往父亲视为生命的钢琴上涂鸦，我在白键上画小花，每一个音阶就有七朵不同颜色的花，我为自己的想象力感到快乐。

面试那天，那些看着我从一个扎小辫的黄毛丫头变成高三的叛逆女学生的音乐学院的教授在艺术类考试的小房间里问我，“雨晴，你会什么乐器吗？”

”，我只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欢畅，我以为我就此完蛋了，因为我压根什么乐器也不会。

那个时候喂过我吃麦芽糖的张教授面带微笑地说：“那也没关系，那不如你唱首歌吧。”

”我扯开嗓子唱了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我是很喜欢范晓萱的，喜欢她后期那文质彬彬神经兮兮的状态。

后来我就被录取了，面试分被打得很高，老师说我有乐感有天赋有悟性。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老师们是怎么看出来，大概是他们认为遗传因素占了很大比重吧。

当我对你说起我的高考经历时，你总是睁大了眼睛，一脸愤世嫉俗的表情说，“世道变了……”是的。

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不同，你一定从小刻苦努力并且把钢琴和音乐当作一生的梦想去追求的，我知道你是努力的，拼了命去努力的，你是在全国亿万的艺术类考生大军中披金斩棘冲锋陷阵杀出一条血路后被录取进来的，你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胜利者。

所以，夏瑞，你理应得到人生的成功，你理应得到幸福。

“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夏瑞啊。”

”“得了吧你，你把人家宜妍放哪儿啊。”

”祁周骂我，“女人何其贱！”

”祁周了解我。

我们青梅竹马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祁周看起来没心没肺却很关心我，他很善良，文学青年一般都很善

<<漫女生3>>

良。

他怕我吃亏，怕我跟自己过不去。

为了我，他去跟夏瑞作朋友，成了夏瑞的哥们。

为了我，他去跟宜妍作朋友，成了宜妍的姐们。

我常常跟祁周说，“要是我三十岁了还嫁不出去你也没有娶老婆，我们就在一起吧。

”祁周扬着他高傲的下巴不屑一顾，用夏瑞的语气说：“我们还是当朋友比较好，我们不适合，我心里有一个理想化的女孩，她要会弹钢琴，要有乌黑的头发，双眼皮……”“你怎么不去死。

”我握紧了拳头。

其实祁周善意的提醒我都能听进去，但我就是忍不住在爱情这件事情上犯贱。

关于夏瑞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我放得很大，我就是那么盼望着那一切都不是真的，你没有爱她。

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迷迷糊糊醒过来……夏瑞，我又做了这样关于你的梦，这样多关于你的线索，让我怎么可以相信你离开了我，在不可思议的一瞬间。

{夏瑞}她，那个女孩，她站在海边对我微笑。

宜妍，你知道吗，我昨晚做梦的时候又梦到她了，梦里的一切都让我昏昏沉沉的，我无数次想从梦里醒来，却发觉一切都好像是梦靥一般。

你相信吗，其实我从很早以前就经常梦到她，她在我的梦里对我笑，对我说话……宜妍，遇见你之后我更就更经常地想起她，在不知不觉的时刻，感觉她好像还在我身边，这不是灵异事件，只是怀念，我确切地知道她存在过，存在于我的童年，消失在我以为我早已忘记的时光里。

很久不会感觉孤独，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被人关心，我习惯了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念着我想着我，我过惯了被人需要的日子。

所以我不知道独自生活该如何排解心事。

习惯了一个人擦那架钢琴，琴房里最喜欢用的那架钢琴，很努力地把表面弄得无痕。

其实临近毕业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和所有的钢琴系的大学生一样，面临着尴尬，并不愿意去西餐厅演奏茉莉花和但愿人长久，但是的确没有像样的单位接收，这年头学艺术的人越来越多，但社会上需要的人才其实只是些中规中矩的专业毕业的学生，哪些单位需要公务员，需要物理化学的骄子，需要把程序写得很牛逼得工科生，需要把文字写得天花乱坠的文科生。

于是只能彷徨着，等待着，并在彷徨中发觉自己演奏的激情正在不可阻挡地消退。

这些却都显得不重要，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学业有成，就要开演奏会了，有爱情，有你，可是只有自己知道分明就不快乐。

<<漫女生3>>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